



火龙将军段德昌

傅俊生 孙 洪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HUOLONGJIANGJUN
DUANDECHANG

火龙将军段德昌

傅俊生 孙 洪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火龙将军段德昌

傅俊生 孙泐

责任编辑：赵留延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70,000 印张：4.25 印数：1——34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06 定价：0.40元

编 者 的 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湖北、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目 录

一个传说·····	(1)
一、公安建队·····	(4)
二、风雨转战·····	(14)
三、湖上练兵·····	(22)
四、雨夜护堤·····	(33)
五、勇克“神兵”·····	(40)
六、山水之间·····	(48)
七、重返洪湖·····	(56)
八、智退敌军·····	(65)
九、同甘共苦·····	(74)
十、襄北凯歌·····	(82)
十一、冲出重围·····	(92)
十二、生死决战·····	(101)
十三、飞渡关山·····	(111)
二十九棵青松·····	(127)

一个传说

在湖北省的南部，邻近湖南，有一座洪湖。

百里洪湖中，有一块一亩多大的土墩子。渔民们都叫它“船头嘴”。据说，原先这里全都是湖水，并没有这个土墩子，那么，这土墩子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传说是这样的：

一九三三年五月，段德昌受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迫害致死。噩耗传来，洪湖渔民极为悲痛，用各种形式悼念段德昌烈士。渔民们逢年过节，磨点豆腐，要先盛上一碗，放上筷子，祭奠烈士。龚家墩的万祖成老爹，从小在湖里打渔度日，那一年他的独生子随段德昌的红九师走了，老伴也死了，连豆腐也买不起，只好在渔船上挂一块写着“段德昌在此”的木牌，寄托自己的哀思。谁知，木牌挂上以后，每天下湖打渔，网网不空。他心中暗暗称奇，总觉得这是段德昌烈士的英灵保佑。

渔民们见万老爹天天鱼满舱，感到奇怪，就问：“你老人家为什么能天天打这么多鱼？”万老爹便把秘密告诉了大家。此后，每条渔船上都挂上了一块写着“段德昌

在此”的木牌。

这件事，不知怎么传到了湖霸张泽厚的耳朵里了。这家伙又气又急，就叫大儿子仁贵带三十多个乡丁坐一条大船下湖，搜查木牌。一天下来，就搜缴了一船木牌。小湖霸仁贵很得意，要乡丁们开船回家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阵北风呼呼而起。西边天上涌驰着大堆乌云，吞掉了正位于头顶的太阳。百里洪湖顷刻之间天昏地暗。一道灼目的红色闪电刚过，一个落地雷猛然劈下，把乡丁的船桅拦腰劈断。忽然一条火龙，从上下翻腾的乌云里窜出来，顿时，云腾雾涌，白浪滔天，湖水呀，哗哗哗哗，陡长三丈，满湖火光闪闪。张仁贵和三十几个乡丁惊掉魂似的，在船上乱窜，想跳水逃跑。正当这时，火龙腾空而起，把张仁贵和乡丁，连人带船，卷得无影无踪。过了一会，雷声住了，风也停了，火龙也不见了。

第二天，就在这块水面上冒出一座土墩，形状和船头一模一样，渔民便把它叫做船头嘴墩。后来，人们又在墩上修了座小庙，供着“火龙将军”的神位，他们相信，那条火龙就是段德昌将军变的。他牺牲了以后化为一条火龙，镇守洪湖，保护百万渔民。

上面说的，是留传在洪湖的一个神话。真正的段德昌既无三头六臂，也不是“火龙下凡”。他是湖南省南县

人，生于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九日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，他从一个小学老师，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家，一位有勇有谋的年轻的革命闯将。他虽然在人间只度过了二十九个春秋，但每当人们谈论起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，回忆起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斗争历程的时候，都会首先想到段德昌，想到他对党、对人民的贡献；想到他痛歼敌军的无数次战斗；想到他的精神和品格……

一、公安建队

鹅毛大雪，漫天飞舞。北风正紧，呼呼啦啦。荆江的水也跟着呜呜地叫。

“砰！砰！”江堤上响起两声尖厉的枪声。沉寂的南五洲顿时动荡起来。一群大雁惊叫着，扑楞楞地从沙滩上飞起来，逃到远处去了。不一会枪声大作，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团丁跑上了江堤，他们一边奔跑，一边狂喊：

“抓住他，抓住他！”这时，只见堤脚下跑出个商人打扮的小伙子，他穿着棉袍，戴着礼帽，手提驳壳枪，跑起来有些拐，看样子已中了子弹。

追兵声越来越近。那小伙子无路可走了，两臂一扬，双腿一蹬，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水。

小伙子一个猛子扎了丈把远，头刚冒出水面，便见一条小渔船从芦林里划出来，船上的人一边拼命地划着船，一边喊道：“喂，快上船来！”小伙子一抬头，只见船上那个身材魁梧的麻脸青年渔民，正在向他招手。小伙子望了他一眼，毅然掉转头，继续击水前进！小船追了上来。那麻脸渔民伸出双手，象两把铁钳抓住小伙子棉

袍，把他揪到了船上。小船便箭一样的驶入密密的芦林。这时，追兵也赶到了，眼看着小船隐入芦林，只好对着芦林放了一阵乱枪，回去交差了。

午夜，小渔船又悄悄地回到了南五洲。麻脸渔民扶着小伙子，钻进芦林深处一间窝棚里。窝棚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，麻脸渔民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胡二叔！”只听得一阵窸窣窸窣的稻草响动声后，从地上站起一个四十开外的汉子。那麻脸的渔民又悄声吩咐道：“给我们弄点吃的来，肠子都饿断喽！”胡二叔把门前的草帘子一掀出去了。那麻脸渔民扶着受了伤的坐在草堆里，然后就从门帘透进的一线亮光，查看那小伙子的伤口。那麻脸渔民把伤口看了一下，又用手在受伤者的小腿上掐了两遍，吐了口气说：“还好，没伤着骨头。”随即从窝棚里的一个小木盒内，取出一些药粉，给小伙子把伤口包好。

这时，胡二叔正好提了一锅红薯大米粥进来。那麻脸渔民连喝了三大碗热粥，用手背抹了抹嘴巴，笑着问受伤的小伙子：“你，是不是来买鱼的？”小伙子慢慢地摇摇头，没吱声。麻脸渔民又接着问：“对，你，你莫非是……来买……这个的？”说着从衣袋里慢慢地掏出个龟甲，轻轻地朝身旁的小桌上一扣。小伙子一偏脑壳，看了看没有底板的龟甲，笑咪咪地掏出个底板，慢条斯理地摆在桌上。麻脸渔民右手拿着龟甲，左手拿过底板，重

重地一合，正是一个整乌龟的硬壳。

联络暗号对上了！那麻脸的渔民克制着激动的心情，低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鄂西特委派来的公安县委书记段德昌同志啦！”段德昌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对，对！那你就是戴补天同志了。”那麻脸渔民说：“对，我就是戴补天。”随即又指着胡二叔说：“他是胡方熙同志，大家都叫他胡二叔，南五洲只剩这个唯一党员了。”

胡方熙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段德昌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三天前，鄂西特委书记张计储派人送信来，约定昨晚在七姓台接头。我们去了，看你没有来，正寻思怕是出了事。想不到，让老戴给碰上了！”段德昌挥挥手：“昨晚，我赶到七姓台，发现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。我考虑再三，觉得这一带湖南客籍人多，决定先到桥埠头。谁料想，刚走到桥埠头交通站门前，涂郭巷的团防就包围上来了……”戴补天抢着说：“胡二叔没有接到你，我总不落心，今早我在江堤上跑了四个来回，没有见到你。刚悬着心回到船上，忽听得外面一阵乱枪，晓得有情况，伸出脑壳一看，见到你负了伤朝这边跑来，心里明白了八九分。估摸你跑到江边会没去路，就先在江上等你。”段德昌感激地看着戴补天说：“老戴，这次要不是你和胡二叔，我肯定让那伙团丁抓到城里去邀功请赏了，真亏了你们！”

戴补天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一拳擂在段德昌身上：“县

委书记同志，我们日夜盼着的就是你，万一你要出了事，谁来给我们领头啊！”说完他重新细细打量了党组织派来的新领导人。只见他白净脸，高挑个，长剑眉，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智慧。华容县委书记刘革非，前天路过陈祠桥时，向他介绍过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的情况，说这位新书记是黄埔的学生，参加过南昌起义，会领兵打仗。戴补天听了大喜过望，心里想：这下党是把我的心给摸透了，我这里缺的就是能领兵、会打仗的将才！想到这些，戴补天不由得又将段德昌打量了一番：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只是书生气多了点。可这又有什么办法，不读那么多书，怎么能懂得那么多的事呢！

这时，远远传来一声鸡鸣。胡方熙说：“老段，先歇歇吧，快天亮了。”戴补天连忙去整理地铺上的稻草。“不用。”段德昌拦住说，“还是先谈谈情况吧。”“那也好。”戴补天稍稍想了一会儿说，“国民党叛变革命后，大恶霸傅祖光回到涂郭巷，成立了团防，借‘清乡’为名，整日烧杀抢掠。捉住共产党员和农协干部，施用十分残酷的肉刑，用湿麻绳抽打，打得遍体鳞伤，鲜血淋漓，昏死过去，再用破布片、烂麻片贴在身上。血渍一干，就乱扯身上的布片、麻片，连皮带肉都给扯下来，撕扯得人呼天号地、死去活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戴补天已泣不成声，眼泪成串地往下落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

胡二叔也在一旁轻声地哭泣。小茅棚里的气氛是那样的沉闷，简直使人透不过气来。段德昌一边一个，紧紧地握着戴补天和胡二叔的手说：“记住这血泪深仇，拉起队伍再和他们干，定要反动派偿还这笔血债！”

眼见天色已渐渐发白。突然听见河堤上有急促的跑步声。胡二叔说了声“我出去看看”便抹了抹眼角出去了。

段德昌一口吹灭了油灯，提着驳壳枪，隐到灶门后面。

从芦林外边来的那个人，跑到胡方熙面前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方熙，不好了，村里出事啦！”戴补天从窝棚里冲出来，见来人是渔民胡大爷，便说：“胡大爷，出了什么事？”胡大爷愤怒地说：“咳！傅祖光半夜带着八十多个清乡狗子包围了村子，一下子抓走四十多个人，方熙妈和她媳妇也在里头，这是他下的帖子。”说着，随手递过来一张盖着大红关防的纸片。

戴补天返身进了窝棚。段德昌已经点着了油灯，接过纸片念道：“南五洲暴徒现押我团防局。务必在腊月三十这天送洋千元换取。如不照此办理，初三之后，军法从事。”胡方熙抓过鱼叉，一挥手：“叔，走！这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老子拼了！”段德昌夺过他手中的鱼叉：“老胡，为什么要拼命呢？”胡方熙猛地一拳打在桌上：“不拼

只有等死！”段德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为什么要等死呢？难道我们不能想个更好的法子，把乡亲们救出来吗？”“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法子！”胡方熙急得跺了两下脚，背过脸去朝地上一蹲，一个劲地喘粗气。

段德昌从胡大爹手里要过烟锅子，装了一袋烟，慢慢地抽了起来。抽完了一袋烟，把烟锅子在地上用劲磕了几下，说道：“我想了个办法，大家合计合计，看这法子行不行。”说着，他用手一招，戴补天、胡方熙、胡大爹拥到桌边。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主意。

戴补天听后，一拍胸膛：“好主意，找人的事包给我啦！”说着，抬腿就要走。“看你急的。”胡大爹伸手拦住，望着段德昌，眼神里总还有几分担心。“傅祖光手下是八十多条枪，这马蜂窝不好捅呀。”

“是啊，大爹说的也有道理。”段德昌又慎重地思索了一下，说，“到团防局去救人，好比从虎口里夺肉，弄不好会被老虎吃掉，弄好了就可以打死老虎。我看，我们的主意还是可以的，到时大家都格外小心点就是了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胡大爹点了点头，捋着胡子说：“行，就这样干！”

大年三十那天一早，段德昌头戴酱色礼帽，架一副金丝眼镜，身穿深灰色缎子棉袍，脚蹬黑色皮鞋，右手拄着一根银光闪闪的文明棍，挺着胸脯，神气十足地朝

前走着。戴补天打扮成他的保镖，紧跟在后。接下来的十多个人，抬的抬食盒，挑的挑礼品，一路上大摇大摆，直奔涂郭巷团防局而去。

夕阳时分，段德昌这一行人，来到团防局门口。守门团丁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哪来的？”段德昌不慌不忙递过名片：“敝姓张。商会会长备了一份薄礼，差鄙人前来贺年。烦老兄代为通禀。”

团丁知道涂郭巷商会会长傅家三，是团总傅祖光的叔父，常有往来，急忙去通禀。

傅祖光正和老婆、孩子们吃着“团年饭”，听说是商会派人来送礼，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急忙喊道：“哎呀！傻站着干什么，还不请客人进来。一群废物！”团丁一边朝外跑，一边高喊着：“有请张先生！”

团丁的话音还未落，只见段德昌大步走进正厅，掏出驳壳枪，对准了坐在八仙桌正位的傅祖光：“不许动！动就打死你！”傅祖光惶惑地问：“你是……”段德昌走近两步，笑着说：“昨天你要抓的那个人！”傅祖光惊讶得张大着嘴巴收不拢，手里刚举起的酒盅“啪”地一声掉在地上，打得粉碎。他老婆、孩子吓得哇哇乱叫，大厅里顿时乱成一团。

正在这时，藏在门外的戴补天冲了进来，抢到傅祖光身边，从他腰间掏出一支德国制造的手枪，大声喝道：

“都乖乖地坐回原来的位置，不许叫，谁叫打死谁！”听戴补天这么一吼，傅祖光的老婆和孩子都战战兢兢地坐到了饭桌前，煞白着脸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。

段德昌用枪指着傅祖光说：“起来，叫你的勤务兵传令集合队伍。”傅祖光吃力地从地下爬起来，瘫倒在椅子上。

勤务兵进来了。段德昌站在傅祖光的身后，用枪口一捅他的后腰，他才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要弟兄们集合，商会代表给弟兄们发年节钱，我们欢……”

“迎”字还没出口，勤务兵就冲出正厅。他刚才赌博输了钱，正愁着呢，一听说有赏钱，就顾不得细看看团总那副懊丧相了。

团丁们一窝蜂似地跑出来，欢欢喜喜站在院中。段德昌走出正厅，眼角一示意，胡方熙带着人闪身进东、西厢房收枪去了。

勤务兵指着段德昌介绍说：“这是商会派来的张老板，特意来给弟兄们发赏钱的……”

段德昌见戴补天他们已控制了团防的枪支，便大声说：“共产党的政策你们知道吧？——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！”

团丁们个个傻了眼，一见四周的枪口对着自己，立时低下了头。其中有一个中队长偷偷掏出手枪，朝段德

昌连开了三枪，因为他心慌手颤，一枪都没打中。

“叭！”段德昌手起枪响，那家伙一头栽在团丁们脚下，不动了。

戴补天打开牢房，放出了被关押的群众。乡亲们有的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，走路一瘸一瘸的，有的拉着戴补天的手，诉说着敌人的罪恶。胡方熙的母亲被敌人打得浑身伤痕累累，她拉着段德昌的手，感激地流着眼泪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！

黎明的曙光，照亮了荆江平原，一个崭新的日子来到了。

涂郭巷的人们，扶老携幼，争相跑到镇上。多少粮食啊，谷子、大麦、黄豆……还有那腌肉、腌鱼，现在，又都回到穷苦人的手里了。

“这是我们公安新来的县委书记段德昌同志。”戴补天指着站在堤上的段德昌说，“现在，请段德昌同志讲话。”

所有的眼睛都投到了段德昌身上。“乡亲们！大家可以欢欢喜喜过一个新年了。”段德昌声音洪亮地向人们说道，“这才是一个开头呀。大家要看到，对岸江北的郝穴镇还有敌第十八军一个营，杨厂还有保卫团，公安城还有敌二军的一个团，他们都会扑上来抢夺涂郭巷。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，恢复农协会，重建赤卫军。有血气的，